

铁骑

照日格巴图 著



铁 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·呼和浩特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中篇小说，以一个骑兵连队的战斗生活为背景，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与步兵部队并肩作战，在内蒙古草原上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故事。

作品通过草原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，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混入我军内部的阶级敌人的斗争，歌颂了民族团结，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。

小说描述了苦大仇深的蒙古族战士哈日巴拉，在党的教育下，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；着力刻划了苏热、哈日巴拉、李爱民、丹森扎布、刘长江等英雄人物的形象。小说故事性较强，语言朴实，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和骑兵特色。

铁 骑

照日格巴图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25 字数：230千

1974年1月第一版

197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1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31 每册：0.75元

毛主席语录

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

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
国家的统一，人民的团结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，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。

民族斗争，说到底，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。

目 次

一 炮 声.....	1
二 愿 望.....	21
三 关 怀.....	40
四 灯 下.....	58
五 转 移.....	76
六 练 兵.....	92
七 奔 袭.....	113
八 喜 讯.....	128
九 风 波.....	145
十 会 师.....	161

十一 战 友.....	183
十二 支 援.....	201
十三 理 想.....	216
十四 警 觉.....	231
十五 进 军.....	242
十六 铁 骑.....	257
十七 除 奸.....	268
十八 情 谊.....	281
十九 激 战.....	302
尾 声.....	321



一 炮 声

一九四七年的夏天。

夜里，下了一场暴雨。不久，密布在草原上的铅色阴云就被强劲的东风吹散了。辽阔的乌兰布和草原刚刚迎来曙光，谁想到，又起了大雾。白茫茫的浓雾，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，那气势，象要把无垠的草原一口吞掉。

黎明前的浓雾是长久不了的！即便是它吞噬掉所有的山峦、沙丘、河川，以及整个草原，但它阻挡不住金色的阳光！

太阳象是一个又红又大的火球，从远方的、隐隐约约的阿拉坦乌拉山脊上冉冉升起，把金色的光辉，撒向了大草原。这时，笼罩在草原上的白茫茫的大雾，失去了刚才的威力，慌忙地消散开去。眼前，呈现出一幅秀丽的草原图景：

无边无际的草原，一片翠绿，被阳光一照，象是刷了一层金粉，随着阵阵的晨风，掀起了碧波金浪。盛开着的各色各样的野花，这里一堆，那里一片，沐浴着阳光，在广阔的草原上争奇斗艳，散发着浓郁的芳香。放眼望去，野花如同五色缤纷的云

锦，飘落在绿色的草滩上。

草滩里一群群骏马正在安详地吃着牧草。远方的丘陵上，一峰峰的骆驼，扬着头迈着缓慢的步伐，凝望着这如花似锦的草原和银色的河川。

孟根河象一条闪光的银色长带，穿过草丛，向着东南流去，一群群的野鸭，在平静的河面上游来荡去。河的两岸，洁白的羊群，一群连着一群，象是万点白帆，随着牧草的起伏，在碧绿的、海洋般的草原上时隐时现。牧人们骑着马，放开喉咙，纵情的歌唱着：

涌在鲜花盛开的草原，
白云似的羊儿哟多么肥壮；
走在天鹅飞舞的河岸上，
翻身牧人的心儿哟多么欢畅。

多难的草原呵，今天为什么这样壮丽？
因为照耀这儿的是不落的红太阳。
贫苦的牧人呵，今天为什么这样欢快？
因为领导我们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成群的百灵鸟，随着清脆的歌声，飞出草窠，带着呼啸的风声，高叫着，向远方飞去……

远方，浓雾仍旧迷恋着草芒，迟迟不肯消散。这时，一匹骠骏的大黑马，冲破远方的浓雾，象是从天上的白云中飘落下来，迎着光芒万道的旭日，飞般地向东驰来。马蹄溅得牧草上的水珠四散，阳光下，泛起一道道的彩虹，不断地向后伸展开去……

一群正在吃草的黄羊，被急促的马蹄声惊动了，望着奔驰而来的大黑马，“忽”地一声，踏着草芒跑开了。它们跑到远远

的丘陵上，扬起头，伸长了脖子，竖起尖尖的耳朵，瞪着惊恐不安的眼睛，望着这个骑马飞驰的牧人。

这牧人叫哈日巴拉，他长得确实和他的名字一样，象只黑虎。他那紫膛色的脸盘上，长着高高的颧骨，浓浓的眉毛，有神的大眼；宽厚的肩膀，粗壮的手臂，象是钢铸铁打的一般。他骑在马上象是半截塔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草原上的刚强铁汉。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蒙古袍，腰间系着一条杏黄色的腰带，前襟掖在带上。虽说蒙古袍够肥大的了，可是在他身上还显得有些瘦小。脚上那双翘鼻子香牛皮靴，不知穿了多少年了，又黑又亮，结了厚厚的油泥。他右手提着一根特制的桑木马棒，马棒的顶端镶着一道铁箍。说是马棒，哈日巴拉可从没有用它打过一次马，却用它打过狼。这条沉重的桑木马棒，在哈日巴拉手里显得那样轻巧，象是富有弹力的柳条，随着大黑马的颠簸，围着他的右脚不住地摇摆。

雄狮般的大黑马，昂着头，摆着尾，腾跃着刚健有力的四蹄，一连越过了几道丘陵，还是飞一般地跑着。一簇簇的枳机草，一堆堆的红柳丛，在急驰的马蹄下，一闪而过。哈日巴拉还嫌大黑马跑得太慢，炯炯的目光盯着前方，左手紧拉着扯勒，双脚紧磕着马肚，恨不得立即飞到部队，拿起枪，向闯进草原来的敌人猛烈射击，把敌人消灭干净，保卫解放区，保卫草原，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！

昨天，哈日巴拉把要去参加解放军骑兵部队的决心和阿爸、额吉①说了。丹森扎布老人没有阻拦儿子，他觉得雏鹰不出窝，就练不出坚硬的翅膀，应该叫他走了。可是弟弟巴日斯却着了

①额吉：蒙语，母亲。对上了年纪的妇女，通常也称额吉。

急，非要和哈日巴拉一起去参军不可。哈日巴拉知道巴日斯刚刚被选拔为民兵，担负着保卫草原、巩固后方、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任务；况且，两个人都走了，年老的阿爸和额吉谁来照顾呢？哈日巴拉费了不少口舌，巴日斯才勉强答应留在村里。

天边刚刚放出鱼肚色微光，丹森扎布老人就起来了。这位乌兰布和草原上有名的驯马老人，把自己亲手喂养、调教的大黑马喂足了料，饮好了水，刷了又刷，洗了又洗，梳开了长鬃，理展了马尾，给它换上镶着红缨的新笼头，备上了新鞍子，准备送哈日巴拉参军。慈祥的桂力苏额吉，唯恐儿子路上渴着、饿着，装满一羊皮口袋炒米、奶皮子、奶豆腐，灌满一羊肚清凉解渴的酸牛奶，又从蒙古包底下刨出埋了三年的马奶子酒，倒了满满的三大碗。丹森扎布老人将一碗递给哈日巴拉，一碗交给了巴日斯；老人把酒高高地擎起，用中指沾了几滴，弹向天空，然后，对哈日巴拉说：

“孩子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参加解放军，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去吧！”

丹森扎布老人声音颤抖起来，眼睛红了，蒙上了一层泪水。

哈日巴拉端起阿爸为他送行、祝福他平安吉祥的这碗酒，望着阿爸和额吉被草原上的风尘吹皱的脸膛，百感交集。阿爸从来不叫他和巴日斯喝酒，可是这碗酒，他不能不喝。他知道，出征的人不喝亲人的送别酒，会伤害老人的心。哈日巴拉扬起头，把一碗酒咕嘟咕嘟喝了下去。从来不知道流泪的哈日巴拉，心里一热，两行热泪簌簌地从他那高高的颧骨上流了下来。

丹森扎布望着跟他一起生活了九年的哈日巴拉，用袖头给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笑道：

“孩子，出征的人是不能流眼泪的呀，这是喜事，应当高

兴！”

“阿爸，额吉，我走后，你们可要保重身体……”哈日巴拉想起丹森扎布老人九年抚养、教导的恩情，心里非常激动。

“哥哥，你就放心地去吧，阿爸、额吉有我照顾。”巴日斯说，“哥哥，到队伍上可要保卫好解放区，保卫好草原，给屈死的亲人报仇啊……”

桂力苏额吉嘱咐道：

“队伍走的地方多，要是到了德北一带，千万打听打听你秀英姐的下落。只要你们姐弟们能够团圆，我也就放下了一件心事。”

“到部队上，要听首长的话，听同志们话，好好干！”丹森扎布一面给哈日巴拉整理着蒙古袍，一面嘱咐着，“可不能给咱们草原上的穷人丢脸！”

哈日巴拉口气坚定地说：“阿爸，我一定好好干，决不给草原人民丢脸！”

时间不早了，东天边抹上杏红色的朝霞。村里人听说哈日巴拉要去参军，都来为他送行。人们簇拥着哈日巴拉，一直将他送到东沙梁上。哈日巴拉从弟弟巴日斯手里接过桑木马棒，从阿爸手里接过大黑马，拦住送他的乡亲们，喊道：

“快别送啦！我到部队上，保证好好干，不为亲人报仇雪恨，不消灭闯进草原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就不是草原人民的儿子！”

哈日巴拉翻身跳上马背，告别了送行的乡亲们，催着大黑马，迎着红艳艳的朝霞，向东驰去……

哈日巴拉整整奔驰了一天一夜。

这时，从南面飘过一块云彩，挡住了刚刚升起的太阳，草原

顿时暗了下来。

前面是道丘陵。丘陵上开满了鲜花。哈日巴拉稍一松缰，两脚微磕一下马肚，大黑马蓦地向前一蹿，撒开四蹄，象是一股急风，转眼之间卷上了丘陵。哈日巴拉举目向前一看，眼前是一片平坦的绿草滩。草滩里一群群的牛羊、马群，拉着蒙古包毡片、哈那^①的勒勒车，汇成长河，扬起了蔽日的黄尘，从南向草原深处涌去。牛羊的吼叫声，烈马的嘶鸣声和牧人们的呼喊声，交织在一起，飘荡在草滩。

哈日巴拉见此情景，不由得猛地拉了一下马缰，正在奔驰的大黑马，突然收住了前蹄，凌空而起，直挺挺地站立起来，发出一声撕裂长空的嘶叫。

哈日巴拉泰然地稳坐在马背上，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，一眨不眨地望着草滩里正在撤退的牧民。

远方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炮声。

哈日巴拉心里一震，猛地扬起头，听清楚炮声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。

“好哇，打上了！”哈日巴拉心里一阵高兴，浓眉一挑，握紧了马棒。杀敌报仇的决心，使哈日巴拉的心在急速地跳动，全身的血在沸腾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恨不得立刻驰到战场，把进犯草原的国民党反动派踏成肉泥！他双脚磕下马肚，大黑马猛地冲下了丘陵。

正在转移的牧民们，见哈日巴拉催着大黑马向东南跑，焦急地摆着手，向他喊了起来：

“站——住！不能往那边去！”

^①哈那：蒙语，支蒙古包的木架。

“前边已经打上了！”

“国民党向草原进犯啦！”

“不行呀，快回来吧！”

“解放军掩护咱们转移呐，快回来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哈日巴拉只当没听见，催着大黑马，继续向前跑着。炮声越来越清晰了。

翻过几座沙丘，哈日巴拉向南面一看，只见阿拉坦乌拉山的乌兰哈达山口，燃烧起熊熊的战火，弥漫着滚滚的硝烟，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作一团。

“好哇！你们这是闯进草原来送死！”哈日巴拉大喊一声，抡起马棒，撒开马缰，两脚猛磕下马肚，大黑马似乎了解主人的心情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放开四蹄，直向硝烟弥漫的山上奔去，蹄下腾起一道长长的烟尘。

阿拉坦乌拉山，从东北向西南，连绵起伏，逶迤重迭，座落在祖国的北部边疆。它又象一道屏障，把草原牧区和农业区分别开来。山南，是祖国的肥沃田野；山北，是祖国的丰美辽阔的天然牧场。乌兰哈达山口，是通向乌兰布和草原的唯一咽喉要道。

国民党匪军向草原解放区进犯后，我军骑兵部队的一个团，为了掩护牧民们安全转移，昨夜奉命进占了乌兰哈达山口。天刚刚黎明就和敌人打响了。

战斗一开始就异常地激烈。敌人为了打开这个通向草原的大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集中火炮，向骑兵一连坚守的山口轰击。山头上的石崖被炸掉了，山坡上的梢林被打着了，冒着浓烟烈

火。敌人整营整营地向我军阵地的攻击，都被坚守在山口的骑兵战士们打退了。

骑兵一连的战士们，刚刚打退敌人第五次冲击，按照指导员苏热的命令，急忙抢修被敌人炮火炸坏的工事。战士们轻蔑地瞅了瞅阵地前敌人扔下的尸首，一边修着单人掩体，一边交谈着，好象这里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似的。

苏热在阵地上检查了一遍，看了看几个伤员，最后来到紧挨着指挥所的一班。

班长松来卧在掩体里正往冲锋枪的弹夹里压子弹。他左边几米远是副班长——机枪射手宁布。宁布眯着眼，乐呵呵地用袖头擦拭着枪身上的尘土，嘴里哼着只有在高兴时才唱的那首自己编的歌子：

背起轻机枪，
飞马上战场，
枪口对敌人，
子弹推上膛。
为了中国人民得解放，
要把敌人一扫光……

宁布见苏热走过来，突然不唱了，笑了笑，向苏热喊：

“指导员，看起来敌人今天把老本都豁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苏热走到宁布跟前笑道，“别说是老本，就是血本掏出来，没有咱们的路条，就不用想越过乌兰哈达山口一步！”

“这倒是！”宁布拍了拍架在工事上的机枪，说道，“别看敌人的样子气势汹汹，其实没什么了不起，机枪、手榴弹一响，前面撂倒它几个，后边的抱着脑袋就溜。”

“毛主席给敌人下了一个定义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

不过，咱们在战场上还得当真老虎打，可不能轻敌哟！”

“那是。”宁布答道。

苏热猛然想起前三天刚参军的那个新战士，扭头问松来：“一班长，巴雅尔同志呢？”

“那不是。”松来指指趴在右边的巴雅尔说。

苏热看了一眼巴雅尔，见他正盯着山下的敌人，便对松来安顿道：“新同志第一次参加战斗，没经验，你们要照顾好，带好。”

“指导员，放心吧。”宁布说，“班里早就安排好了。”

“好！”

轰！

话音未落，敌人又向一连主阵地开炮了。一颗颗炮弹，象下饺子一样，落在山头上，升起一股股烟柱。苏热见敌人又要进攻了，猛地跳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迎着扑面的滚滚硝烟，拔出插在胸前的驳壳枪，在空中一挥，下达了命令：

“同志们，敌人第六次进攻开始了，我们一定要打退敌人，坚决完成阻击任务，决不叫敌人踏进山口一步！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战士们喊。

“好！”苏热应了一声，跳下岩石，几步来到连指挥所，对通讯员说：

“通知各排，注意隐蔽。敌人不到四十米以内，不准开枪！”

“是！”通讯员一转身，消失在烟尘里。

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开始进攻了。苏热趴在工事里，向山下一看，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，一层挨着一层，端着枪，一边射击，一边嗷叫着向阵地涌来。

战士们端起枪，打开手榴弹盖，紧紧盯着涌上来的敌人。

“砰！”巴雅尔首先开枪了。苏热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放近了打！”

进攻的敌人，在督战队冲锋枪威逼下，端着刺刀，鬼哭狼嚎般地发起冲击，八十米……六十米……越来越近了。

巴雅尔望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敌人，急得直跺脚，向松来喊：

“还不开枪？打呀，打呀！”

“等一等，再放近点。”松来不慌不忙。

敌人距阵地只有四十米了，就在这时，苏热抓起两颗手榴弹，向着敌群抛去，大喊：

“打！”

“打！”班长们传达着命令。

“打！”战士们互相鼓励，“狠狠地打！”

各种武器，一齐开火，子弹象是疾风暴雨卷向敌人，成群的手榴弹，在敌群中开了花。霎时间，阵地前火光闪闪，烽烟滚滚，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。

就在这时，哈日巴拉出现在阵地上。

他一见向阵地涌来的敌人，两眼瞪得溜圆，心中的怒火，忽的一下燃烧起来。一点不错，就是穿着这种衣服，戴着这种大盖帽的敌人，九年前闯进了锡拉乌苏草原，抢走了牛羊，烧掉了蒙古包。额吉就是叫他们残害的，阿爸和李成叔叔，就是被他们枪杀的。哈日巴拉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不顾敌人的炮火轰击，迎着敌人射来的子弹，搬起身边的石头，高高地举过头顶，向涌上来的敌人砸去。巨大的石块，一蹦几尺高，在山坡上滚跳着，发出轰隆隆的巨响。

“砸得好，狠狠地砸！”巴雅尔见一个牧民在他身旁，向敌人猛砸石块，感到非常痛快，看了一眼哈日巴拉，说道：

“就是不能叫敌人进到咱们蒙古人的草原！”

松来听到巴雅尔的喊声，扭头一看，是一个铁塔般的牧民直挺挺地站在山坡上，拧着浓眉，瞪着大眼，头上流着汗水，不住劲儿地向敌人砸石头，忙喊：

“牧民同志，赶快隐蔽！不行，隐蔽！”

这时，苏热也发觉了战场上突然杀出个牧民来，而且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，真有点着急。苏热刚要叫哈日巴拉卧倒，突然，一颗呼啸着的炮弹飞了过来。苏热一个箭步蹿上去，将哈日巴拉猛地推倒，用身子护住。随着一股浓烟升起，炮弹爆炸了，掀起的石土哗啦啦地落了下来。松来忙跑过来，拉起指导员和这个勇敢的牧民。

哈日巴拉对救他的这个人，从心里产生一种敬佩的感情。突然，哈日巴拉惊叫一声：

“血，头上有血！”

苏热的额头被弹片擦破了皮，一道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战士们忙着要给指导员包扎，被苏热拒绝了。他从兜里掏出绷带，一面包扎，一面说：

“围着我干什么？注意敌人！”

“伤……”

“狗咬了一口，离心远着呢。”

尽管敌人督战队用枪口顶着匪兵的后背，也没有挡住敌人的败退。

哈日巴拉望着退下去的敌人，和阵地前布满的尸体，心里真痛快！但他又觉得不满足，怎么就没有把敌人全部打死在山